

故事一百種

題詩募捐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187



3 0528 0785 0

題詩募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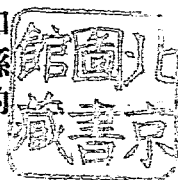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蘇州祝允明



——枝山——在做廣西興寧縣知縣的

時候，一天來了兩個秀才，一個叫做蕭秉禮，一個叫做古可風，因為文廟將要倒塌，請祝枝山撥一筆款子修理。祝枝山道：『修理文廟，關係一邑文化，自然是地方官應負的責任；但不知修理工程，可曾估價麼？』蕭秉禮道：『在胡知縣任內，晚生等曾經估工，大概須銀一千兩；只爲胡老公祖無意興學，雖經估價，依舊作罷。忽忽數年，場敗愈甚，大概原估的一千

題詩募捐



808418

兩是不够的。古可風道：『現在便即興修，至多不過一千五百兩，若再遲誤，那麼工程愈大了。』枝山道：『若要本縣撥款修理，勢必通詳上司；而且上司准許不准許，還在不可知之數。文廟傾圯在即，須得急速動工，才是道理；本官到任以來，拒絕一切餽賂，兩袖清風，只恃着按月的俸銀過日。興寧縣雖非瘠缺，但也不是肥缺，只是一個中缺罷了。本官立誓不把做官的錢，帶回鄉里，一有盈餘，便即用在地方的公，益上面。去年多了紋銀一百兩，便在興農勸稼上面，築建了兩個亭子，以便本官下鄉時和百姓商量農事，比較陰晴。現在呢，本官又多了紋銀一百五十兩，正想在公盆上面用去，既是兩位茂才公前來請款修廟，本官便首先捐助銀一百五十兩。雖然爲數不鉅，但已佔着全部工程的十分之一。



其他十分之九，意欲向紳商那邊婉言勸募；但不知本縣首富，是怎樣的幾家？蕭古二秀才見祝知縣很慷慨的捐助俸銀，當然十分欽佩。便說了幾處紳官人家，以便枝山按家去勸募。枝山道：『這幾家紳富，是那一家最爲殷實？最爲慷慨？』蕭秉禮道：『殷實的不慷慨，慷慨的不殷實；若要又是殷實又是慷慨，這幾家裏面，竟找不出一家。』古可風道：『城中紳富，要算木商許』

久卿最爲殷富；但是他並不慷慨。惟有一癖，他雖不大通文，卻喜收藏書畫，在那書畫上面，要他多出些銀錢，倒也容易。若在修橋補路上募他捐助，卻一毛不拔。『枝山點頭不語，兩秀才離座與辭，枝山送他們到暖閣旁邊，方才入內。到了裏面，卸去公服，忽祝僮傳來一副柬帖，上寫：『菲酌候光，』下署『治晚生許久卿頓首拜訂。』訂定的日子，便是明日——十月初六日。宴飲的地點，卻在老蚌湖旁邊的蚌湖別墅裏面。枝山見了大喜，忙道：『準去赴宴，準去赴宴。』吩咐祝僮快快回復來人：『明日本官一定到蚌湖別墅去赴宴。』祝大娘娘奇怪道：『你到任以來，凡是紳士請宴，往往託辭不到，防着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，有什麼夤緣請託。今天姓許的備帖請宴，你爲什麼這般歡喜？』大有一聽說道

一聲請，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。」的意思。」枝山笑道：「太太有所不知，下官爲什麼這般歡喜？爲着許久卿折柬邀客，倒是一個募修文廟的絕好機會。」便把方才蕭古兩秀才的來意，述了一遍，祝大娘聽了，方才恍然。



一宵無話，到了來日，祝枝山坐着轎兒，帶着僕從，天色黎明，便去赴宴。爲什麼這般早呢？只爲蚌湖別墅，離着縣城有二三十里之遙，須得黎明出城，才能夠在午前趕到。原來興寧縣的老蚌湖，在縣境的東北部分，也是風景區域之一。相傳湖的裏面，有一隻千歲老蚌，

其殼大於車輪，每到夜深，老蚌側立一殼，乘風往來；於是烟波裏面，吐出巨珠，光芒直亙里許。那老蚌湖就此出名。這是老蚌湖相傳的一種神話，爲了這神話，倒供獻與文人學士不少資料。便是木商許久卿的別墅，所以要建築在老蚌湖旁邊，也是豔羨着珠光照夜的故事。別墅的一座樓上，題名叫做『照夜樓』。旁邊的對聯，便是『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。』的兩句唐詩。居中一幅畫軸，便是繪的蚌珠射月圖。許久卿今天的宴會，便在這座照夜樓上。許久卿羨慕這位祝縣令，是江南的有名才子；枝山蒞任以後，他曾折柬相邀。枝山爲着公務很忙，婉言謝絕；今次宴會，已是第二次相邀了。久卿心中，防着枝山不來，卻不料下帖人回報，說『祝知縣明天一定前來赴宴。』許久卿好不歡喜！一者，知縣光

臨，多麼榮譽；二者，許久卿附屬風雅，曾由畫師替他繪了一幅寒江獨釣圖。圖畫新成，尙無題詠，若得這位江南才子的祝知縣題這一首詩，他便出些潤資，也是很願意的。今天席間，他便要把此事相懇，料想祝知縣既來赴宴，一定可以卽席揮毫，使畫幅增光十倍。他今天所請的陪客，很有幾位咬文嚼字的人，他以爲知縣是才子，陪知縣的當然也要請幾位風雅之流，才能夠互相對付。待到已刻光景，已遣着家丁，在長亭裏面守候，望見了知縣大老爺的轎子，便要騎着快馬，到別墅中去稟報。所以祝枝山轎到湖別墅，許久卿早已整肅衣冠，在大門口迎接這位祝老爺。待到枝山下轎以後，許久卿迎入裏面，先在花廳上分賓主坐定，又介紹兩位陪賓：一位是新科舉人胡調甫，是許久卿家中延請的西

賓；一位是老秀才韓朗齋，曾任蚌湖詩社的社長。久卿以爲論到科名，這位胡舉人是個秋榜中的人物，論到詩才，這位韓秀才是個詩社中的祭酒。至於本人雖是個大腹賈，但近年來也曾學作



吟哦，會得調平仄，懂得押韻腳，在許多商人裏面，也算得『鐵中錚錚，庸中佼佼。』所以他見了祝知縣，一味的咬文嚼字，表示着自己也是一位通品。枝山雖然目力不濟，但和三人坐的

很近，覺得許久卿腦滿腸肥，未脫儉荒俗氣；韓朗齋脅肩諂笑；胡調甫唯唯諾諾，無非豪門中的應聲蟲。彼此敷衍了一會子，許久卿便引導着枝山，到別墅中去參觀一番。果然水木明瑟，別有風光；所欠缺的，便是主人翁太俗耳。參觀完畢，方才登樓入席，枝山的隨從祝僮，也有許姓的帳席先生，陪着在樓下飲酒。樓上的一席酒筵，異常豐盛。酒過數巡，許久卿便頌揚枝山的德政。枝山當然謙遜，不敢自居爲功。許久卿笑道：『老公祖何須謙讓？自從到任以來，老公祖的愛民如子，有加無已，可謂「得隴望蜀」。』胡調甫也不辨主人說的話，究竟得當不得當，便隨聲附和道：『確是「得隴望蜀」。』枝山知道咬文嚼字的主人翁，這一句「得隴望蜀」，引用的不得當了，便笑答道：『愛民如子呢，這是賢主』

老太獎飾了，本官未敢接受。至於「得隴望蜀」四字，施於本官

是很不切當的，只好移贈賢主人了。

『韓朗齋暗想不妙，只好替主人翁轉圓其說道：『老公祖誤聽了，許久

翁說的是「德隆望重」，不是「得

隴望蜀」。』枝山笑道：『原來如此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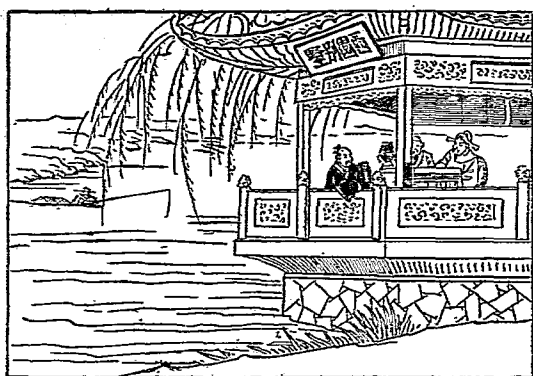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本官德既不隆，望亦不重，這四

字褒詞，也只好移贈主人。』許久卿

仗着有韓朗齋替他辯護，益發高興。

酒至半酣，許久卿吩咐捲起十

三扇湘簾，陡覺得十里湖光，都收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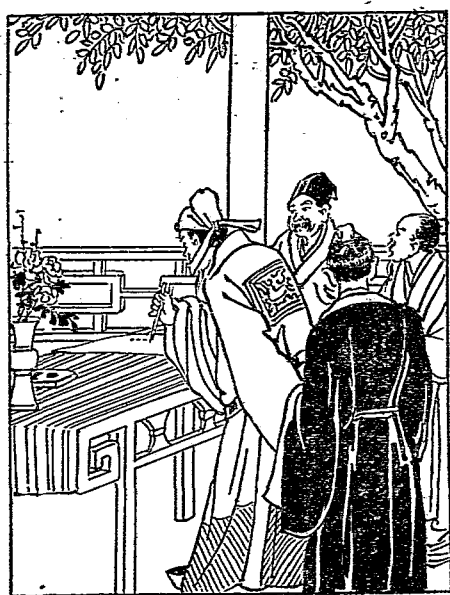


畫樓裏面。又加着小春時節，日暖風和，有多少漁舟，在清波上面往來蕩漾。一種純任自然的氣象，彷彿東坡公『放乎中流，聽其所止而休』的快樂。枝山放下酒杯，掏出了眼鏡，向着波面漁舟，出神了一會子，不禁微微太息。許久卿道：『老公祖眺望風景，因何感歎？』枝山道：『世上有兩種神仙：樵子是陸地神仙，漁翁是水上神仙。本官見這往來漁舟，如在畫圖裏面，海闊天空，無拘無束，不禁自歎弗如。』許久卿道：『老公祖羨慕漁翁，晚生也是羨慕漁翁。』枝山道：『足下養尊處優，享受林下之福，怎麼羨起漁翁來呢？』難道拋卻了高堂大廈，做一個獨釣寒江的漁翁麼？許久卿笑道：『老公祖猜着了。晚生確曾拋卻了高堂大廈，做一個寒江獨釣的漁翁。』枝山笑道：『主人翁受得起這般辛苦麼？』

許久卿道：『真個要晚生釣魚，卻是不慣的，晚生只在紙上釣魚。』於是吩咐僮僕，把這幅寒江獨釣圖取來，供貴客欣賞。於是在席邊另設一几，擺着畫幅，請枝山觀看。枝山本是賞鑒專家，看了這一幅行樂圖，便知出於名人手筆。江上風光，寫來畢肖；只可惜獨立江干手執釣具的老漁翁，繪的太俗了，雖然穿簑戴笠，模樣兒和漁翁相仿，只是這一幅腦滿腸肥的面孔，依舊是守財奴的尊容，而不是江上漁翁的本相。枝山在心裏鄙薄，口頭當然要說幾句恭維的話。許久卿聽了大喜，便說：『這一幅畫圖，是出於第一流畫師手筆，當然也要懇求第一流名人題詞了。』老公祖吳下才人，粵東循吏，若得揮灑數行，不勝萬幸！久卿道罷，胡調甫、韓朗齋二人，也是代爲懇求。枝山道：『本官居鄉時，雖然喜弄文墨，

但是一行作吏，此事遂廢。所以到任以來，並沒有替人題過一首詩，作過一篇文。今日蒙賢主人厚意殷勤，卻之不恭。但是，『說到這二字便不說了。』許久卿便知道他無潤不寫，須索潤金，便道：『若蒙老公祖賜一題詞，晚生願納潤筆之資。』枝山大笑道：『本官雖然出身儒素，卻看得財帛很輕，潤筆不要，所要的卻是潤廟。』許久卿忙問什麼叫做潤廟？枝山道：『本邑的文廟，若不潤色，一下子，坍塌便在目前了。自古道：「富潤屋，德潤身。」賢主人既然知道潤自己的屋，合該也知道潤聖人的廟。你要本官題畫，潤筆是不要的，所要的只是潤廟之資。』許久卿忙問要多少潤廟之資？枝山舉起着一隻手道：『賢主人肯出這起手之數，本官便立時替你揮毫。但是人家舉手，是表示着五數，本官一舉手卻表』

示着六數；只爲本官比人家多了一個指頭，本該五百兩的，也要變做六百兩了。』許久卿覺得題一首詩，索價六百兩，似乎太老



寫的是：

辣了；不過他提出修理文廟的大題目，似乎不能和他計較多少，便答應了捐助文廟修理銀六百兩。枝山又要他寫了憑據，才肯揮毫題畫。於是落筆颼颼，寫着枝山拿手戲的一筆草書，

老翁不知何許人？披簑垂釣來江濱；龜……

寫到這裏，便停着筆。許久卿不識狂草，自有韓胡二人，念給他聽。但是寫到這個不甚恰當的龜字，便停筆不寫了。單寫上面兩句，倒也罷了，多着一個龜字，這幅名畫，便成廢紙。許久卿不由的便着急起來了。枝山道：『賢主人不須着急，文廟的工程，不是六百兩紋銀可以竣事！賢主人倘能再捐四百金，湊成千金，那麼便可把這首題詞續寫下去，管教頌揚得宜，使那畫圖增重；要是不然，本官只可卽此爲止，不贅一詞了。』許久卿捨不得這一幅名畫，歸於廢棄，不得已又寫了續捐文廟四百金的憑據。枝山便在龜字下面，添了六個字，叫做：

龜蒙昔有天隨艇，

胡調甫拍手道：『妙極妙極，只這一句，主人翁便是唐朝大詩家陸龜蒙先生了。』韓昶齋道：『陸大詩人自號天隨子，往往以艇爲家，老公祖把這位大詩人比例主人，可謂比喻確切。』許久卿暗想多費了四百金，換得一位唐代大詩人的榮譽，倒也值得。正在得意時，枝山提筆又寫了三個字，叫做：

君是龜……

寫到這裏，枝山又放下了一枝筆，呵呵大笑道：『算了吧，以下還有四個字，緩日再題吧。』這便急煞了許久卿，第一次寫到龜字，便停筆。這個龜字還沒有指定是誰，現在寫到君是龜三字，這龜字便有了着落，分明指着圖中人而言。便自己懊悔着失計，不該求榮反辱，特地請他來題詩，討這一場沒趣。枝山見主人翁

神色沮喪，便笑着說道：「足下不用擔憂，且待本官開誠布公，向足下講個明白：只爲修理文廟，曾經約略估價，須在一千五百兩之譜，除卻本官捐俸一百五十兩，足下捐銀一千兩，總共一千一百五十兩。照着估價計算，尙短三百五十兩，這不是「爲山九仞功虧一簣」麼？賢主人倘能再捐三百五十兩，竟其全功，那麼本官這一首詩，也來竟其全功，管教頌揚得宜，繪圖生色。」許久卿暗暗估算，當時要人繪這幅寒江獨釣圖，也曾出過四百兩的潤資，現在爲着題詞，又捐了一千兩，這幅圖畫的價值，足值一千四百兩。倘然吝惜這尾找三百五十兩，那麼一千四百兩的作品，都成廢棄，豈不大大的可惜麼？他既打定了主意，便道：「老公祖要晚生竟其全功，在所不辭；但不能再有波折，動筆以後，老公祖重

又擱起筆來。『枝山笑道：『本官一再停筆，不爲己謀，只替孔子募捐；捐款既足，題詞亦就，那有停筆之理。』許久卿沒奈何，只得又寫了三百五十兩的捐款；還得懇求這位祝老公祖須在筆下留情，莫寫什麼調笑之詞。枝山點頭不語，提筆寫完這一首詩。他在『君是龜』下，只輕輕的加着四個字，這便是揶揄而非調笑了。若問怎樣加法，他寫的是：

君是龜蒙身後身。

題完了這一首詩，又署着上下款，在座的韓胡二人，都向許久卿拱手祝賀道：『主人大喜，從此以後，你便是本朝的陸天隨先生了。』許久卿好不歡喜！這三百五十兩銀子，他以爲使用得很得宜，既然保全了這一千四百兩的作品，而且又買得一個天

隨後身的榮譽，將來鐫刻圖章，又可刊一方『天隨後身』的私印，並非自誇，卻是出於江南才子祝縣令的品評。那麼一洗市儈的俗氣，竟成了風雅名流，豈不佔了大大的便宜麼？於是謝了枝山。這一席酒，竟盡歡而散。

沈子丞許達年編

兒童益智讀物

圖畫故事

本書係彩色精印，分十二冊。每冊有四個故事，都以故事中的人物動作，依次繪成美麗靈活的圖畫，上加淺顯說明，極易領悟。故事本身，極有興趣，且皆適合兒童之心理；更把一般的常識，融和在內，以期兒童在欣賞故事興味濃厚的時候，攝取智識。實為絕妙之兒童課外讀物。

- ▲狡猾的小兔子
- ▲兩隻橘子
- ▲小螃蟹
- ▲鵝大娘要魚吃
- ▲吃汽水
- ▲哥哥妹妹放流星
- ▲老鼠逃了
- ▲小猴不怕
- ▲義勇的青蛙
- ▲熊哥送禮
- ▲象胖子自由
- ▲鹵莽的狸哥

價目

甲種大本 每冊定價一角半（七折）
乙種小本 全套實價五角（不另售）

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

7.61
9.3
7

